



▲李洋洋正用刷子凿实搭口

零基础也能入门古籍修复师

2017年,李洋洋毕业于武汉商贸学院国际商务专业。之后,她到北京做了半年的摄影师助理,发现这一行并非自己的兴趣所在后,她果断辞职。“我要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,而不是把工作当成负担。”抱着这种坚持,她回到武汉重新找工作。

李洋洋看到一家文化科技公司招聘古籍修复师,还接受零基础学徒,便投了简历并成功入职。因为毫无经验,初进公司时,她完全不懂古籍修复,公司派了前辈手把手教她,还经常聘请行业内知名专家前来上课。

经历了半年的学徒期,李洋洋开始接一些简单的活。“一般学半年到一年才能开始接活,但也不能独立完成所有工作,仍需要前辈在旁指导帮助。”她说,哪怕后期很熟练了,

她让上万张古书从破损到“重生”

在塑料布上喷水,平等地贴在LED画板上,再将一页破损的古籍放置在塑料布上,用小夹子一点点清理上面的污垢,这个过程通常需要10至20分钟,这是古籍修复的第一步“展平书页”,也是李洋洋每日都要重复多遍的步骤。

31岁的李洋洋是一名古籍修复师,在她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工作室里,一页古籍从破损到完整的“重生”,每天都在上演着。从业8年以来,李洋洋已修复上万张古籍。

也要经常看书、看网课、参加培训来精进修复技术。

在公司上班时,李洋洋接活由公司指派,拿固定工资,非计件定酬,试用期月薪3000元,转正后4000元,两年后涨到6000元。再后来,她当了主管,不仅负责修复、带徒弟,还掌握了古籍数字化、著录等多项技术。

两个月修复一本古医书

最近,李洋洋正在家中修复一本《易经》,因纸张为竹纸,她猜测这是清代的古籍。“等修复完看到序章就知道准确年代了”。她坐在由餐桌改成的工作台前,用蘸水的软毛刷小心地将古籍浸湿,面前架的一部手机正记录修复过程。

这是李洋洋从旧书市场收回来的古籍,因最近没有接活,她将重心放在了经营自媒体账号上,把这本古籍的修复过程记录下来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,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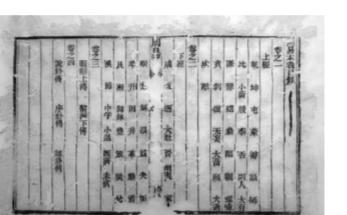
2024年9月末,李洋洋从公司辞职,10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目前,工作室正处于发展初期,工作量有限,只有她一位全职员工,“忙不过来就找认识的修复师帮忙,给别人提成”。

工作室成立不到半个月,李洋洋的丈夫在招投标网站上看到,武汉市一家单位招人修复一本古医书。夫妻俩联系争取,拿下了这个项目。690页,三级破损,历时两个月,在两位兼职修复师的帮助下,该项目顺利完工。

李洋洋介绍,收费由破损程度决定,程度分五级,从高到低。比如,书页虫蛀面积或粘连面积达到20%以上等情况会被定义为三级破损。破损较轻的修复起来一页不到一小时,严重的可能需要一整天。

要学会自己找乐趣

李洋洋说,这份工作不仅需要胆大心细有耐心,还要学会自己找乐趣,不然很难坚持下去。在试用期间,陆陆续续有十多人进入公司学习,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四个人。



▲修复后的一页古籍

“有时,古籍破损太严重,光是第一步‘展平书页’就要几个小时,注意力得保持高度集中,避免失误导致古籍受损。”李洋洋分享,曾有同事因稍不注意,下手过重将书页戳得皱在一起,为了恢复原状花了一天时间。所以,感到烦躁时,李洋洋会停下手里的工作,做点别的,等心情平复后再继续。

李洋洋认为,在枯燥里找乐趣也十分重要。修古籍时,她会留意古籍中的文字,比如一些古时候的药单,想象当时作者写下这些时的场景。隔了几百年后,她还能触摸到它,感觉十分神奇。能帮助早已不在的人将想表达的内容传递下去,李洋洋很有成就感。(摘自《武汉晚报》3.10 樊友寒/文)



在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的偏远山区,有一所白水峪中心小学,这里四面环山,交通不便。然而,在这所“麻雀小学”里,却有一位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“谭老师”的校长,用他无私的爱和坚守,为山里的孩子点亮了一盏盏求知的明灯。

谭承斌,现年56岁,17岁便成了一名民办老师。他与妻子俞洪勤的爱情故事,也如同他坚守山区的教育事业一样,充满了不易与坚持。20岁那年,谭承斌与俞洪勤相恋,一年后,俞洪勤不顾父母的反对,嫁给了家境贫寒的他。婚后,他们育有两个女儿,然而小女儿却被确诊为先天性脑瘫,需要长期照顾。

面对生活的重压,谭承斌没有退缩。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,他主动申请从东坪小学

“麻雀校长”大山筑梦

调到离家更近的白水峪小学。然而,这里的条件却比他想象的还要艰苦。学生数量稀少,上学路途遥远且危险,家长们纷纷担忧孩子的安全,不愿送他们上学。

谭承斌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他深知,教育对于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来说,是改变命运的关键。于是,他动员了4名老师,与他一起进行地毯式的家访。他们翻山越岭,走村串户,耐心地说服家长,让孩子们重返校园。在谭承斌的努力下,白水峪小学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。

然而,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,一些学生连基本的文具都无法配备。谭承斌回家与妻子商量,决定拿出自己的工资,为这些困难学生购买文具。这一坚持,就是几十年。不仅如此,他还时常偷偷给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买这买那,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大爱无疆。

面对生活的重压,谭承斌没有退缩。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,他主动申请从东坪小学

理解丈夫的辛苦和付出,默默地支持着他。无论是为困难学生治病、洗衣服,还是为丈夫准备路上的干粮,她都毫无怨言。

39年过去,谭承斌已经从谭老师变成了谭校长,青丝变成了白发。但他对教育的热爱和坚守却从未改变。他和妻子俞洪勤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资助了近200名学生,向困难学生捐赠了8万余元。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誉。2023年,谭承斌、俞洪勤家庭荣获“全国最美家庭”称号;2024年1月,谭承斌入选2023年第四季度“中国好人榜”敬业奉献好人名单。

有人问他们夫妻这么多年待在山区图个啥,谭承斌说:“这里是我们的家乡,能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,一切都值了。”俞洪勤望着丈夫笑着说:“他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。”这简单的话语背后,是他们夫妻对山区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坚守。

(摘自《知音》黄春华/文)

为了改善学校的条件,谭承斌和妻子俞洪勤的爱和坚守,为山里的孩子点亮了一盏盏求知的明灯。

面对生活的重压,谭承斌没有退缩。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,他主动申请从东坪小学

为了改善学校的条件,谭承斌

为了改善学校的条件,谭承斌